

211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南江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编

南江文史资料选辑

(二)

89

目 录

郑佐周元宝山“起义”.....	郑云程（1）
林海结盟.....	于之艾（4）
英名永著川陕边.....	岳崇涛（12）
爱国人士李蜀华.....	杨仕夫（50）
忆刘伯泉先生.....	苗树勋（60）
大刀王健小传.....	王 海（75）
忆启蒙老师何浩霖.....	谭永达（77）
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	
——回忆李惠同志在南江工作的片断.....	宋昭永（79）
一位共产党员的遗嘱.....	熊新志（84）

郑佐周元宝山“起义”

郑 云 程

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保路运动最为激烈。史载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以湖北、湖南的厘金和盐税抵押，原已经筹集的铁路股银（包括民股）规定湖南、湖北还本不还息；广东发还六成；四川全不发还。对这一出买国家权利和侵吞铁路股银的规定，四省人民强烈反对，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掀起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六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成立“保路同志会”。接着四川部份县也先后成立保路同志会，参加人数几十万。南江县大河口郑家沟元宝山“保路同志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其组织者是郑佐周先生。

郑佐周，祖籍大河口郑家沟，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三十日，清监生郑遇彦老先生之第四子。幼聪慧好学，性刚毅正直。娶妻蒲江知县马金台之妹。先生在成都求学之时，深受民主革命思想之熏陶，对满清王朝的腐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痛心疾首，为救国救民，立志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满清、复兴汉族、建立共和而奋斗。在保路风潮的影响下，1911年7月学习结业返回家乡，一方面进行反清、保路宣传，一方面联络地方人士郑中元

（清贡生、高等巡警校毕业，当时任南江县警务长）、郑鹿鸣、杜楫三、李秀庄等在郑家沟元宝山（现郑家沟村六组，距大河场镇三十里，地势险要、森林葱郁，有庙宇，“保路同志军”起义遗址）组建“保路同志军”，俟机响应省城革命起义。同时派遣郑鹿鸣前往巴中与李挽澜旅长联络（李旅支持巴中保路运动）。

由于郑佐周先生有力地揭露了清王朝的腐败，不辞辛劳四出宣传、组织，参加的同志一天天地多起来，在短短的两个月中除元宝山周围的郑家沟、刘家沟、孙家山的百多人参加外，影响所及，原属通江所辖之北极、乌龙垭、陈家坝、河坝场等地以徐朝向为首的贫苦农民亦参加不少，总约三百余人。除组织以唐铜匠为首的十余名工匠，日夜打造刀、矛、火枪、火炮等武器外，还设法将大河“正安团”（相当以后的“保”）的三门大火炮（即牛耳子大炮）弄到手，日夜“练兵”。

元宝山“保路同志军”的声势一天天大起来，惊动了乡团和一些不明真象的老百姓，纷纷谣传：“元宝山要造反了！时值辛亥革命爆发的十月，国内形势已十分紧张，大河声势又冲击着腐败的政府和反动、保守势力，群众沸沸扬扬，正当郑佐周率“保路同志军”起义（当时称“起马”）的时候，消息传来，巴中李挽澜失败了，所部撤走了。在南江任职的郑中元动摇了，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官职，又怕失败后遭诛戮，终于叛变。纠合五区所辖大河七场警团数百人围剿元宝山“保路同志军”。“保路同志军”本系组织训练不久的农民，毫无战斗力，接战不久即四散溃逃，唐铜匠当场毙命，郑佐周、郑鹿鸣、何老六、李秀庄、徐朝向在激战中

被俘。当天郑中元将郑佐周等绑押于大河街上文昌宫，何老六怒骂郑中元等，被团丁郑仲春一梭标杀在文昌宫石狮子上，肠子流了一坝。斯时因下两、高桥的团丁数百人由岳伯鲁带队亦前来元宝山围剿，听说郑中元已把人擒走了，于是放了一排枪炮，准备乘势追擒邀功，孙家山孙仕裕听到枪炮声后，认为元宝山又“起马”了，急速跑到大河口向郑中元报信，郑中元闻讯后，摸不清情况，慌了手脚，立即下令，刀劈李秀庄在大街示众，将郑佐周、郑鹿鸣、徐朝向沅河（用石头绑在身上沉入大河口中嘴潭）。杜遗三被推入河中，杜泗至桥码头复被乱刀砍死。起义失败了，年仅24岁的热血青年郑佐周先生及其同志们，为了推翻清清向往民主共和而壮烈牺牲了。但值得告慰共英灵的是：一天后，伟大的辛亥革命一武昌起义爆发了，也成功了，终于推翻了满清皇朝，建立了民国。民国建立后，郑佐周先生的母亲张老夫人和妻子马夫人，哭诉于舅兄马金台（当时在保宁府道尹陈炳坤帐下任职，其职相当于现之秘书长）求其上诉。1912年川北安抚使张澜派杜布荣委员来南江县大河口查办此案。郑中元能说会讲，杜委员在审讯中说：“那怕你会说，老子要杀你。”郑中元终于伏法。后来乡里为了表彰郑佐周先生为民主革命献身，曾用木板立牌位于文昌宫春秋享受祭祀，以示纪念。

元宝山“保路同志军”起义，揭开了南江县民主革命史的第一页。

林海结盟

于之艾

这是一个美丽而悲壮的故事。时隔50多年，它仍在我心中回响，悠扬如远伸。

那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1935年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曾在川陕交界的南江桃园林海中，组建了一支巴山游击队，准备积蓄力量，待机北上抗日。这时，不料国民党，不以抗日为重，仍视游击队为“赤匪”。他们立即命令陕南军方，发兵清剿；继又策动一位与林海毗连的陕南绅士张绍祥，在林海一线，呼朋引类，组织地方民团，配合国军加害游击队，两只兵力一夕数拢，游击队了无宁日。

而事却凑巧。游击队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发展，自驻林海之后，便在梦寐以求如张绍祥这样显目上层，而又是被可争取的特殊人物，以协助他们开辟一条，供应武器弹药的地下渠道。然而求之久久，苦无所得。时下，张绍祥在林海与游击队的挥戈相见之举，实为天助人归！游击队立即因势利导，施计攻心，促使就范。

其时，联合入侵游击队的国军、民团，常是国军当先，民团尾后，因而游击队则采用“打头不打尾”的离间策略，常把国军诱入深谷，狠狠打击，每次都使国军惨败而逃。国军在三败之后，忿而改辙。结果，两军形成各自为战的分裂局面。

两军分裂，国军的力量相应减弱。因而林海中的处处险隘，常常记录着游击队伏击国军的辉煌战果。而游击队对民团的进攻，则虚与委蛇，不相对垒。必要时或围而不歼，或俘之即放；还时而把一些破枪废弹弃之战地；或把已无价值的“案子”（注）抛出，任民团把这些废品囊括而去。弃之为废，拾之为宝。民团把这些废物作为“战利品”，曾多次向上邀功请赏。因而张绍祥在这一年多的清剿战事中，名成利就，无限得意；而国军则因无战绩可陈，声名狼藉，嫉火攻心。萧墙之中内讧迭起，两军裂痕越发加深，不能自己。

时光如流。清剿的硝烟送走了1936年的春夏秋冬。张绍祥因受前一年的“战绩”鼓舞，十分踌躇满志。他扩充了民团兵力，充添了武器装备，于1937年的早春二月，兵分三路，齐向游击队发起新的攻击。他试图在这新的一年中，夺取新的名利桂冠。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时，游击队也有新的筹划。他们回顾在与两支围剿军队的交手过程中，自己想得到的似乎都得到了。眼下时势，只待在新的岁月中获得新的成功。真乃时势有情，正当他们在新春伊始浮想联翩之际，不期民团竟又摇旗攻来。游击队见此情势喜出望外，立即作了欲擒故纵的非常决策。他们决定把游击队大本营所在地的蟠龙弯奉献给民团。让三路民团官兵在那里面“胜利会师”。

蟠龙弯，丛峰深谷，遮天迷地；山迴路转，进出一条路。人初入境，方向莫辨，易守难攻。故游击队选作营盘。

游击营地，对民团产生了无比的魅力。三路兵力齐指蟠龙弯。一路春风得意，所向无阻。而他们那知，在蟠龙弯的

密密老林中，尚有强大伏兵在等待他们落网。果然，当三路民团兵力全部挤进蟠龙弯时，一只强劲的打击力量，突然从虚无缥缈中迸发出来，震山撼地。民团在这陌生的险谷中受到骤然打击，天旋地转，进退两难，只得缴枪交弹，束手就擒。好在民团官兵，住在游击队的大本营内，倍受优待，粮食、铺位应有尽有，绝无饥寒之虞。饱食终日，看山听水，暂且“整休”一时。

再说张绍祥派爱将近臣领兵而去之后，他便悠然回家潜心侍母去了。张绍祥是一位孝心很重的人。他这一年以来，常在帷幄之中，宵衣旰食，运筹军机，荒怠了对母亲的昏定晨省，而万分戚戚。他这次归家，准备多住几日，弥补耽误了的孝事。

殊知事与愿违。游击队把民团困在蟠龙弯后，立即派出一支精兵，正在昼夜兼程向张绍祥的府上直驱而来。因国军与民团有隙，国军故意回避，使游击队一路通行无阻。未出三个时日，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张府就被游击队团团围住了。

张府被困之夜，张母尚在后院经堂与佛对坐，祈求超度子孙苦难；张绍祥也在厨下煊炉，为母煊调银耳羹，以尽反哺之道。却不料在阖府温煦和谐，福星高照之时，被家丁一声惊叫，使张府立刻物换星移。世事全非了。

“老爷、老爷——游击队杀来了！”

说来，真就来了！在张绍祥还未来得及产生任何反抗的意念时，已经有游击队员从檐口跳进天井了；破大门占领前庭了；越后墙，进后院，在佛堂内捉住张母了……游击队风驰电掣的奇袭，使张绍祥回天乏术，惊惶万状。战战兢兢，恭立于

阶，向游击队领头的敬问道：

“贵军来自何部？”

“来自林海中的巴山游击队！”

“原来是义军到了！义军光临蓬荜生辉。”

“我们赵队长给张先生还有一封书信在此。”

一封八行信纸，在张绍祥的手中，徐徐展开——

“绍祥先生钧鉴：眼下林海雪晴冰化，漫山杜鹃，日渐鲜艳。兹派我部队员深夜前来，恭请令堂进山赏花。务请就驾。而先生亦当于三日之后光临林海，陪令堂看花开花落，悟晨昏转换，待先生目愉心爽之后，即可扶老归乡。其时，贵民团也可回师故营矣。巴山游击队赵明恩再拜。”

张绍祥读完信，跪在母亲膝下，哀恸失声。儿子之举措，累及母亲，情何以堪？他此时只有无语问苍天了！在这无可奈何之际，只得向那领头者跪请到：“家慈鞋尖脚小，难走山路，恳请准我背上山去，亲送赵队长麾下，任听发落。”

“不劳先生动步，抬令堂的滑竿，早停大门口了，请令堂快动身吧。”

张绍祥在晨光喜微中，把母亲搀出门外扶上滑竿。这生离的情形有超于死别。他哭晕在地……

张母上得山来，赵队长亲往安慰，向她说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对你要以老尊之。请勿生恐。林海景物生动，可四处赏花，可各处观景。待绍祥先生上山来后，即可相携归家。”张母在山之日，赵队长陪饭奉茶，优礼有加。张母受此殊遇，未出三日，泪痕消去，茶饭正常，气色如初了。

张绍祥对母亲的爱，超过了对游击队的恐惧。他如期踏上了生死未卜的林海险程。以就死的决心去为亲示孝。张绍祥来到林海，见到母亲抱头便拜：“都是儿的不是，使妈妈受苦了！”张母忙把绍祥拽起，抚肩说道：“赵队长对我十分和善，不曾受苦。儿呵，你快去叩拜赵队长吧。”

张绍祥抬起头来。看母亲神态自若，福像未退，再次下拜：“母亲确实安康如前，游击队真是仁义之师呵！”

是夜，赵队长在一处窝棚内，点着松明，燃着篝火，烤着鹿腿，炖着竹鼬，为张绍祥接风。赵队长屈居窝棚待客，情却“心事浩茫连广宇。”一夜慢饮米酒山茶；漫谈人生国运。他排开两只酒碗，斟满米酒。诙谐致辞：

“我知道张先生是孝子。令堂上了山，料想张先生定会光临敝处。今果来到林海，令人感佩。先给张先生敬上一碗，洗洗一路风尘。请，请，请干——你先生是林海边上的一位著名绅士，我赵某在家乡，也是一位门庭辉煌的显赫人物。就我俩的家世而言，还可打个“老庚”呢。哈哈——

“咳，人各有志呵！只因我在后来爱上了一种主义，我才来在这林海之中玩枪弄炮，这本是为了组织一只队伍，待其成熟之后，则要开出林海去打日本的，不想张先生却听了国民党的鼓吹，与国军一起跟游击队动起干戈来了。”

说着，又斟满两碗酒，续继说道：

“你我在林海之内枪口对枪口，今夜晚呵，张先生却有此雅量来在我的窝棚之内，跟我杯碰杯，真是豪情可钦呀！喝，喝，喝——

“还有第三碗酒。这碗酒，祝张府紫薇高照；祝令堂寿比南山。请，请，请——”

此时此刻，张绍祥的心情十分忐忑不安，颇有“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感觉。他面对盈盈酒碗，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勉强喝下三碗，烈酒攻心，真情外露：

“赵队长，我仍战败之将，阶下之囚，对我母子当作何处置，请从速明决……”

“张先生，你所言差矣！”赵队长立刻插断张绍祥的话，说道：“国民党鼓励一批人，处处跟共产党搞摩擦，你张先生不打我们，还有李先生、王先生要来打的。不过暴日侵华在即，应该是‘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才好。你张先生是被逼上梁山，为人作嫁的人。所以游击队从不与民团的兄弟们刺刀见红。眼下住在蟠龙弯的官兵，我以宾相待，有吃有喝，未曾伤及和气；令堂在山，我赵某进茶侍酒，尊如长辈。不知张先生此刻所言的‘处置’二字，来至哪端事体阿？”说着，赵队长命人提了半袋银元过来，赵队长把它倒在桌上，白花花地堆了一大堆。他转过话题再说道：

“贵民团开进蟠龙弯时，为防止再发生不快之事，游击队暂行收存了他们的全部枪枝弹药。我今夜已传令下去，民团所有官兵，明日出山回营。所存枪枝全部退还；唯有贵军的子弹，本队将部份留用，对未被退还的这批子弹，当它是张先生在国民党的兵工厂中，帮游击队买来的。这堆银元，还请张先生笑纳吧。”

赵队长在此时的进一步所引申发挥的接风之要义，使张绍祥终于感悟于怀，茅塞顿开。他整衣上前，纳头一拜：

“恭敬不如从命。队长的一夜明教，真使我‘目偷心爽’。”

这钱，小的收下了。我张绍祥在读书时期，也曾追求光明，只在近些年间、受形势所迫，而有负初衷，追悔莫及。当前，国家外患难安，我暂将人生热情贯注于抗日之中。”他挺起胸来，紧握赵队长的手继续说道：

“林海有灵，青山作证。绍祥从今夜晚起，甘拜赵队长麾下，尽我绵薄之力，为抗日效劳到底。倘有贰心，五雷轰顶。”

“知心的酒，千碗不醉，林海结盟，高风长存！”赵队长又斟满两碗酒：“我们一口干吧！”

感激队长，绍祥旋即肃立于桌旁，诚恳地应道：“启蒙之恩，终身难忘，巴山为证，抗日到底！”端起酒碗一饮而尽。

碗碗烈酒，句句诤言，直入张绍祥的生命根底。他发而励志，重启人生帷幕，与游击队同频共振，直至奉献出自己的生命而后已！

当时，国民党的法律是“资匪当斩”。而张绍祥却忘了生，忘了死，踏危犯难，为游击队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武器弹药。一次，他还亲自上阵，导演了一幕别开生面的“林海送枪”的喜剧。

那是他把民团重新武装了一番之后，自己再亲自率领部队“进犯”林海。他让游击队在预定地点把民团死死围住。这时，他再派人出去，跟游击队进行“缴枪放行”的谈判。游击队在举手之间，兵不血刃，就得到了张绍祥在光天化日之下，送来的大批精良武器。

十分不幸。1939年底，张绍祥被游击队的一名叛徒出卖，并立即被国民党逮捕。1940年2月，张绍祥在

南江县城的南门河坝，英勇就义。时年31岁。

注：案子，是对游击队在陕南各地抓进林海进行惩罚钱物的一些土豪劣绅的俗称。

英名永著川陕边

——记红军独立一师师长任伟章

岳 崇 涛

蜿蜒东流汇入嘉陵江的西河，象一条翡翠玉带，环绕于素有“川北盐都”之称的南部县境。位于西河南面的大桥镇，系古省道要冲、唐代新井县遗址。其南郊有一个田连阡陌、山如城垣的广川庙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四方面军独立一师师长任伟章，就出生在这盛产粮棉桑果的山乡。

“娃娃司令”

任伟章派名秉杰字用丰，一八九三年生于一个清贫的学究之家。父任登瀛，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寒窗苦读，博学多才，乡试首名，例享廪饩。后科举停，仕途无望，祖传薄产，难糊众口，生计维艰，时有断炊之虞！广川村任姓居多，在族人的帮助下，遂在广川庙设馆课读，靠学董们馈送束脩，补贴家用。地方冠婚丧祭，公私文告，皆请其主笔。乡里敬慕其道德文章，尊称之为海帆先生。

广川庙建于明崇祯年间，造型宏伟，雕塑精湛，戏楼厢房，一通三进，古树挺拔，花草盈庭，每年庙会，延续经旬，县内外香客商贩多聚于此，戏剧杂耍，鼓乐喧天，食棚地

摊，生意兴隆，摩肩接踵，川流不息，热闹甚于市镇。庙居村中心，历为议事设馆之地，暮鼓晨钟，响彻数里，不仅为村民报时报警，亦是集会、上学讯号。在孔孟学规的约束下，在形体狰狞的神象旁，更增加了肃穆庄严的气氛，幼童学子俱皆兢兢业业，循规蹈矩。

任伟章随父启蒙，因其资质聪慧。背书答题。瞬即交课。故而不安子位，常将虫鸟藏放桌展，啾啾唧唧，惊动四座；或突然放飞，满室乱扑，冲破静谧秩序；或做戏剧动作，引起哄堂大笑；常遭其父责斥，恼其不驯！伟章放荡不羁之性，慑于父威，乃改弦更张，常乘其父被人请去书写文约之机，有时跳上神台，打神象的耳光，责问其：“不读书，不写字，把地方占着做啥？”或用墨笔涂抹神象，以示凌辱。在那神权肆虐的年代，同窗众生无不瞠目咋舌，惊服其胆识！有时爬上戏楼，将同学列队两旁，伟章高踞正中，手挥纸制令旗，高唱：“大令一出山岳震，三军儿郎谁不遵！”虽是模拟戏剧，亦可见其志趣。有时到禹台山放牛，也指挥牧童冲杀，先攻入阵地（猫儿岩）者胜！如遇仗势欺人者，伟章必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富室子弟畏其勇，穷家孺童感其直，无人敢与作对，少年时期的任伟章，以其智勇过人，性格豪迈，而被蒙童牧竖拥戴为“娃娃司令”。

青年团总

一九一零年，任伟章以优异成绩考入南部县立高等小学堂，这是一所充滞封建内容，掺杂西方科目的“中西合璧”学府。时值反清怒潮席卷神州，清帝宝座摇摇欲坠之际，

一些有志的爱国青年，投笔从戎，献身革命。翌年，武昌起义成功，满清王朝覆灭。但军政实权仍为保皇的封建余孽所攫取，拥兵称霸，割据一方，他们自划防区，自立法律，自委官吏，自征赋税，俨然古之诸侯。为了扩展地盘，扩充军队，他们依附列强，并吞同类，因而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分崩离析，国将不国。有识之士，无不心忧！伟章与李载溥、张友民等志同道合，结为挚友，课前饭后，议古谈今，常投稿报端，讲演街头，抨击时弊，痛陈国非，路见不平，仗义执言，替善良一方辩理，甚至挥拳相助，直到对方认错赔礼。故而校外外强者侧目，弱者敬佩！有称其为鲁智深，有赞其是鲁仲连，青年任伟章在南部县城已崭露头角。

伟章高小毕业后，父病逝，无力赴保宁、顺庆等地深造，遂回乡耕读自娱，练武习文，曾撰写“弱者强、愚者智、实现天下大同，救国还须我辈；美其面、英其谋、日称东亚共荣，列强均图自豪！”及“四海风云存眼底，九州方圆装心中！”的对联贴于其家门，豪言壮语表露其抱负不凡！未几，当地团总开缺，各派势力争而未决。伟章年虽弱冠，素孚众望，皆欲拉拢，遂被推选。就职后，他首先选定庙宇建立办公机构；接着整顿团防，安定社会秩序；徒步下乡，调查民情，就地解决纠纷，及时处理事故；并定期召开大会，宣讲法令，奖善惩恶，确有一番革新景象！比之其他团总，烧烟耍赌，花天酒地，伟章可谓凤毛麟角，鹤立鸡群。

计锄恶霸

大桥镇王兰卿者，世代官宦，三县完粮，掌红吃黑，包揽词讼，左右官府，为所欲为！常自诩：“出门不走别人地，新官先拜我家门，四方美色由我选，谁不敬我大霸王！”王家田产多系霸占，其手段之恶毒，实为罕见！如：坝田圈四周，断其通道；梯田占上流，截其水源。畏其势者，廉价出让，尚可财去人安；如敢违抗，王则封路断水，使之人不能越界，水不能上田，造成无收，逼使搬迁；或借故生非，制造事端，逼其倾家荡产；或诬良为盗，送官究办，害其家破人亡！因而民众痛恨，咒之为“王烂心！”

石泉垭陈中礼有祖传田产五亩，水源好、土质肥，精耕细作，岁有余粮。王兰卿觊觎已久，多次示意陈或卖或换，陈坚守不让。王遂派其爪牙纵放牛羊于陈家田地内，任其践踏庄稼。陈气恼之下，将牛羊牵到自家圈内关起，等待赔偿损失后再退还。王假意派人四处寻找，诬陈偷盗，抓去吊打，逼令画押以田产抵偿，陈见祖业不能保，有冤不能伸，怒气攻心，伤势加剧而暴亡！陈子贡枢、德枢办完丧事后，素知任团总公道，遂到任家哭诉，跪求为其伸冤！发誓：“不报父仇，决不活人！”伟章禀性嫉恶如仇，对受害者深表同情，双手扶起陈氏兄弟，义形于色的说：“好，你两兄弟要为父报仇，孝心可嘉！我任秉杰颇着不当这个团总，也要为地方除害！你们要报仇，王兰卿家围墙高、房间多，又养了一抵打手保镖，出门时前呼后拥，很难近身，硬拼不行。我们商量个稳妥办法。”经过详细计议，陈氏兄弟千恩万谢回家后，先到王兰卿家送礼赔罪，交出田产，将家搬走，兄弟俩